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青樓夢
第三十一回 綴巍科才人弛譽 作幻夢美女飛仙

話說挹香與愛卿青浦歸後，依舊與眾美相親朝夕。挹香本風流才子，如今中了高魁，又娶了愛卿，所以名譽重振，遐邇咸聞。況挹香為人慷慨，又喜扶弱助強，雖則翩翩公子，卻比老成練達者高勝一籌。所以人有豔羨之心而無嫉妒之意。其時新屋造成，鄒、金二家俱擇了吉日，遷入華居，頃刻間門庭顯耀，比前更加宏敞了。正所謂：

莫憂陋巷簞瓢苦，欲振家聲在讀書。

一日，梅花館伉儷談心，挹香述及陸續遇美之事，又憂日後不知怎樣了局。誰知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是夕蒙籠睡去，忽見一白鬚老者，道家打扮，手扶藜杖前來。挹香卻不認識，乃上前請見。那道人卻不回答，但道：「你的豔福應將享滿。常言道否極泰來，樂極悲生。如今眾美要與你分別了。」挹香大驚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怎知我鸞離鳳散？」老者道：「我乃氤氳使者便是。你若不信，你看眾美人來了。」挹香抬頭一看，果見三□七美聯袂接袂而來，愛芳也在其中。挹香見了愛芳道：「好姐姐，你為什麼不別而行，僅留書札。如今你既復來，我再不放手你回去了。」愛芳默然。

挹香又向老者道：「我志乍償，欲娶四美，究為何事要分別起來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天機不可洩漏，你日後自明。」說著把手一招，便見半空中飛下了無數青鸞，即對愛芳道：「你快些去罷。」愛芳硬著頭皮，與挹香分別。挹香道：「且慢，且慢。你既來了，又要向那裡去？」愛芳泣道：「後會有期，我也顧不得了。」說著將衣一灑，跨上青鸞，望東而去。

老者又令武雅仙、章幼卿二人跨鸞而去。

挹香見三美升空，環佩已杳，又急又悶，又苦又惱，扯住老者道：「你是何人，弄此妖術，敢將我三美攝去，若不叫他們回來，我與你誓不兩立了。」挹香說完大哭。老者道：「後會有期，你休惆悵。」

說著又命孫寶琴去。挹香忙對寶琴道：「寶姐姐，你不要上他的當。」寶琴揮淚道：「天數如此，焉能違拗。君其保重，我也去。」說著亦乘鸞而去。

俄而月素亦欲辭去，挹香道：「月妹妹，我金挹香受恩深處，正欲相酬，你們為甚麼忍心別我？」言訖，暈去了半個時辰。

醒來不但月素杳然，連那呂桂卿、鄭素卿、吳慧卿、林婉卿、朱素卿、陸文卿亦是斷蹤絕跡。

正要與老者吵鬧，忽見謝慧瓊、方素芝、陸麗春、陳秀英、王竹卿等比肩連臂而來，與挹香相辭。挹香大慟道：「老賊，你擅敢以左道攝人，使眾美多墮你術中耶！」老者道：「此乃天數，你勿怪我。」挹香此時語塞咽喉，良久發憤對六人道：「你們去罷！」六人亦升空而去。

挹香突然嗔怒，便奪了老者的禪杖，來與老者拼命，一禪杖望面門飛來。那老者不慌不忙，撇去禪杖，口中唸唸有詞，作一個定身法，弄得挹香動彈不得，如木偶一般。見其餘美人，盡被老者使之跨鸞而去。

頃刻間紅愁綠恨，疊現雲那。三□七美中，獨存一個愛卿，老者方始收了定身法。挹香憤極，掙開身子，握住了愛卿的手道：「愛姐姐，千萬不要被他惑了。我來與這老賊算了帳，同你回去。」

正說間，誰知老者忽爾也不見了。挹香一邊握住愛卿，一邊望空呼喚眾美。誰知寂靜雲霄，蒼茫宇宙，不覺呼天大慟，將雙足一頓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」握了愛卿同出，在門檻上一絆，忽然驚醒，淋漓香汗，四顧無人，夜漏沉沉，香幃寂寂，卻是一夢。自己偎著愛卿，覺淚痕漬枕，無限淒涼。

愛卿也被他驚醒了，便說：「你為何如此？莫非夢境中又有離鸞拆鳳之事麼？」

挹香道：「一些不錯。」細將夢境一一述與愛卿，又說道：「姐姐第一多情，不我遐棄。」愛卿笑說道：「常言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」挹香道：「是雖是，究屬有些奇怪。」伉儷相談，不覺天明，挹香起身梳洗後，便向眾美人處一行，詢悉無恙，挹香方有喜色。乃說道：「昨夜我夢見你們都被一個妖道攝去，弄得我跌足哭醒。如今見你們紅妝依舊，綠鬢如常，方才心帖。」說罷告別。

其時已屆□一月初三，挹香要備■彼之事，趨庭直告父母，一無詰責，擇於初九日迎娶四美。預先佈置雜務，□分忙迫，一面使人通知吳秋蘭家，自己到小素、琴音家幾處關照了。到了正日，居然藍呢四轎，旗纛傘扇，絕無娶姬之狀。一則因愛卿也是風塵中人，二則挹香素性鍾情，不肯輕待美人。少頃一樣參天拜地，僅不過名分嫡庶而已。

再說轎子到了吳宅，秋蘭裝束一新，不以妾服，而以冠裳。候了吉時上轎，一路上耀武揚威，流星花爆，向金府而來。此葑門之一家也。

再說轎子又至吳慧卿家來，小素的冠裳也是金宅送去的，都是一色無二。慧卿見挹香如此作事，愈加佩服其鍾情，便替小素裝束，候吉時上轎。此吉由巷之一家也。

再說兩肩彩轎至琴、素二人家，挹香已央鄒、姚在彼照應，裡面一切托袁巧雲、蔣絳仙、呂桂卿、陳秀英四人端整，所以甚是舒齊。片時轎子臨門，四美替琴、素二人裝束，俟吉時上轎。

再說金宅端整了賓相樂人，專候新人轎到。廳堂上懸燈結綵，鬧熱□分。停了一回，小素的轎兒已到，早喜得挹香心醉神迷。俄而鼓樂喧天，又傳陳、胡轎至，廳堂上已停三肩彩轎。鄰里們盡皆稱羨他風流豔福，又贊他作事古怪，娶姬有如此排場，所以一人傳□，□人傳百，蘇城內藉為美談。不一時吳宅轎來，四姬畢集。然後等了吉時，賓相吟詩，樂人奏樂，一才四豔，並立紅氈。先拜天地，繼拜椿萱。父母見了如此，倒覺好笑。原來一向溺愛獨子，又況美人們情願相從，不要挹香費甚麼，所以一任他們，見過了禮，然後送入洞房。琴音住媚紅軒，素玉住步嬌館，小素住沁香居，秋蘭住怡芳院。一樣坐牀撒帳，合巹交杯。

事畢，挹香至外，邀眾友飲酒。鄒、姚亦到，挹香謝了一回，款人筵席。拜林道：「今晚又要鬧新房了，但是有四處新房，如何鬧法？」夢仙道：「我們合仲英三人往三處，再邀幾人一同而去，留一處叫香弟自己去鬧。他若不鬧，罰以巨觴。我們各鬧一處，鬧到疲倦便與新人同睡，免得香弟弟應接不暇。」說著都大笑起來。仲英道：「不通。若教香弟弟自己去鬧一處，他反得其所哉了。不若我等先到秋蘭嫂房中去鬧，況且我與林哥都沒有見過新人的。鬧過了，再至三處去鬧，眾哥以為何如？」眾人齊道：「妙極。香弟，你今日可端整多少酒兒，好待我們來鬧房飲酒？」挹香應道：「□甕。」俄而四處懸燈，眾人皆醉，拜林便作領袖，同了周紀蓮、徐福庭、屈昌侯、陳傳雲、周清臣、姚夢仙、吳紫臣、葉仲英幾個人，一擁的往怡芳院而來。

卻說愛卿因秋蘭從未識面，正在怡芳院要與他說話，忽見拜林同眾人哄然而來，忙避歸梅花館。拜林便偽裝醉態，步入怡芳，眾人隨後而入。

誰知挹香先躲在梅花館，只做不知。拜林不見了挹香，便道：「香弟弟那裡去了？」夢仙道：「大約怕我們吵，所以躲了。」仲英道：「必定在著愛嫂房中。」周清臣道：「他方才說端整□甕酒，必須去尋了他來問他。」紀蓮道：「只好你們三個人去尋，我們沒有見過，究屬客氣的。」拜林道：「我去，我去。」便一個人闖到梅花館來。

愛卿迎著問道：「林伯伯何事？」拜林道：「特來捉一個賊兒。」愛卿笑道：「伯伯捉賊，為什麼捉到這裡來阿？」拜林道：「這個賊一定躲在嫂房中，還望嫂當心。」說罷闖進房中，果見挹香在房中。拜林連喊捉賊，不由分說，一把拖了就走。

挹香只得隨了拜林，往怡芳院而來。

屈昌侯、周清臣、陳傳雲、吳紫臣、徐福庭齊道：「虧你好意思，競躲了出去。如今我們要討些喜果吃吃。若無喜果，只消請嫂嫂見一見，吩咐一聲，我們好往那首去。」挹香道：「這卻容易。」命侍兒每人處送兩盒果兒，便道：「如今好往那邊去了。」

拜林看了，便笑道：「這些些果兒好算了麼？我們這幾人非千盒不可。」周清臣道：「若無千盒，請給□囊，否則請秋嫂一見亦可。」挹香道：「果兒明日送來就是。要見他們也容易得極的，但是他們不肯見如何？」紫臣道：「只要你跪著相求，嫂嫂是憐惜為懷的，就肯相見的了。」

拜林與夢仙二人聽了道：「不差，不差。」於是二人揪倒挹香，對著香帷跪了。陳傳雲道：「我們來替他討情。」便說道：「小生金挹香，今日蒙眾好友盛情，要與夫人一見。猶恐夫人不能從願，又難卻眾哥哥之情，是以拜倒妝台，乞夫人裁奪。」紀蓮接口道：「想夫人側隱為懷，惜憐為念，定不使我金挹香長跪妝台的。」說著多笑個不住，旁邊侍兒們也□分好笑。

挹香跪在地下，也笑說道：「我今跪在妝台，莫說你們揪我跪，就如叫我自己跪，也該跪的。前者隆壽寺粉壁門遇災，若沒得他救我，我也沒有今日了。」眾人聽了，暗暗稱是。

拜林本是多情人，想著救挹香之事，暗道：「不要與他吵了。」遂謂眾人道：「香弟弟跪了長久，嫂嫂不生側隱，我們且到那邊去一回再來罷。」眾人只得應諾，扶了挹香起來，蜂擁往沁香居小素新房而去。

拜林等三人雖然嘗見，餘卻未曾識面，依舊大鬧，甚至鬧到挹香命小素相見後方罷。眾人見了，暗暗稱贊道：「無怪香弟弟要如此鍾情，果然嬌媚。」坐了一回，競往媚紅軒琴音處來。

不知鬧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